



昆仑山与西王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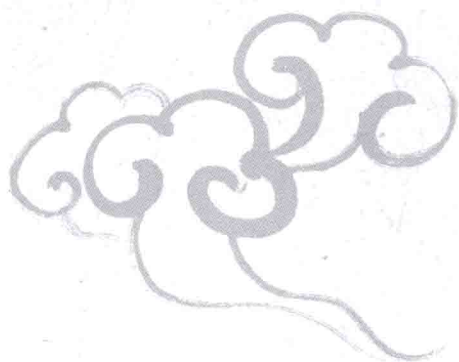
KUNLUNSHANYUXIWANGMU



李晓伟 编著



青海民族出版社



昆仑山与西王母

KUNLUNSHANYUXIWANGMU

昆仑山与西王母

李晓伟 编著



青海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昆仑山与西王母 / 李晓伟编著. — 西宁 : 青海民族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5420-1818-2

I. ①昆… II. ①李… III. ①传统文化-青海省-文集 IV. ①K294.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4342 号

昆仑山与西王母

李晓伟 编著

出版 青海民族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0971)6138933

发行 发行部(0971)6123221

经销: 新华书店

制版: 西宁时代彩印 (0971) 4927008

印刷: 深圳市国际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 889mm × 1194mm 1/16

印张: 17.5

字数: 200 千字

版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 000 册

书号: ISBN978-7-5420-1818-2

定价: 5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印刷厂联系)

柴达木历史与文化丛书

《昆仑山与西王母》编辑委员会

总 编 辑:牛 军

编 著:李晓伟

执行主编:杨东亮

副 主 编:朱 玮 麻严排

成 员:张 倩 李明新 汪生花

图 片:姜 仲 杨 林 陈生贵 马 云 罗文俊

序



◇ 序

写这么一部《昆仑山与西王母》的书,缘于我的人生命运轨迹。当然也缘于我的治学宿命。佛经中的缘起缘灭,是在因果关系中诠释某种个体生命与客体世界的微妙而又复杂的关系,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神秘感和前定意味。仔细想来,我在小学与中学的地理课本中就特别钟情于昆仑山。我明白那是一道中国西部的宏大山脉,潜意识中就有一种莫名的敬畏与膜拜。渴望有朝一日能走近她,零距离地仰望并触摸她。上世纪70年代我参军入伍,服役的营盘恰好就在昆仑山下。所谓南昆仑,北祁连,八百里瀚海无人烟的柴达木盆地,恰好就位于这“昆仑之丘”的腹心地位。现在回忆,我献身社会的第一步,分明是昆仑山对我的召唤与拥抱。这注定是命运之安排。由于部队换防与工作的调动需要,我竟在10年的前期军旅生涯中,走遍了昆仑山与祁连山的每一处山峦与河谷。应该说,我用双脚丈量了这一方雄奇壮阔而又不乏神圣感的地域。那一种生命与大山的对应与感悟,无疑成就了我后来深究昆仑山地理与历史内涵的深刻动因。我隐约意识到,这一方高峻、绵长而又雄阔的山脉对于华夏古中国的决定性意义。这意义具有多重性,集地理、气象、历史、文化、哲学的全方位复合,不可等闲视之。简言之,昆仑山之于古中国,明确具有自然地理格局形成的母体安排与人文精神形成的双重意义。而这重合意义的深层结构,并不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真正认识。

地球地质地理史与地球气象演变史的研究已经证明,大约在350万年前,最近的一次地球造山运动中隆起了昆仑山脉,从此改变了亚洲的地理板块格局。昆仑山脉西起帕米尔高原,向东延伸至西藏北缘,跨越青海全境,连接起甘肃的岷山,直达陕西秦岭。全长约5500余公里。其南缘的唐古拉山,北缘的祁连山,则是由昆仑山自然延伸的南北支脉。昆仑山平均海拔约为5500~6000公尺,其最高峰布格达坂峰高耸在青海境内,海拔6860公尺,是整个昆仑山脉的峰巅。而全长五千余公里的昆仑山



脉,约有三分之二的面积横亘于青海境内。更为重要的是,长江、澜沧江、黄河三条大河便发源于青海境内昆仑山的南北两侧。地质地理史的研究考察表明,昆仑山在 350 万年前的形成,既造就了华夏版图西高东低的地理格局,又形成了亚洲季风的循环规律。而由于西北部沙漠尘粒在昆仑山东北部的堆积,在 100 万年间形成了黄土高原。又由于黄河长江由西往东的冲刷,在 100 万年的时间内,又制造了华北大平原、江汉平原等东部农业区。可以说,正是昆仑山与黄河长江的自然力,造就了华夏大地的基本面貌,也造就了中华文明 5000 年的自然与人文基础。

昆仑山的地理位置在中国最早的古籍《山海经》和《禹贡》中有明确的记载,即“河出昆仑”“河出昆仑东北隅”。这方位也就是现今的青海省西南一隅。就昆仑二字的造字本义而言,古籍中的昆仑二字为“崑崙”,其中累积了 4 个山字,这显然说明昆仑二字是专为表述某一特别宏大绵长的山脉而存在的,且这一大山脉在后人的心中是特别神圣并受到膜拜的。只是到了汉代以后,昆仑被望文生义地与“混沌”“天形”“葫芦”等联系在一起。至唐代又冒出了“浑黑”的引申义,竟把明确的昆仑山说成是某种虚幻的存在。到了后世以至到现代的某些学者,不以“崑崙”二字最早出现的《山海经》《禹贡》入手,而从汉代唐代时出现的“昆仑”引申义出发,这便把昆仑的本义妄加扭曲,结果是愈说愈乱,玄而又玄。如今我们需要正本清源,还昆仑以它大山脉的初始意义,并把昆仑山的地理方位彻底廓清,还历史记载以本来的面目。

《山海经·海内西经》载:“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又载:“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也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这记载和现今青海境内黄河的流向延伸完全一致。包括了东昆仑的巴彦喀拉山、扎陵湖、鄂陵湖、大积石山、小积石山等。此处的“昆仑之墟”即指东昆仑山脉。而在《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载:“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对照现今青海全境南昆仑、北祁连、东日月山、西阿尔金山的地貌特征,此处的“昆仑之丘”显然是指整个柴达木盆地。因为丘字的本义为“四面高,中间低,意为山间盆地。”这一“墟”一“丘”把东昆仑山脉和它北面的柴达木盆地区隔得非常明确、清楚,而无歧义。



有了昆仑山,才有了西王母。因为西王母既是昆仑山的主神,又是昆仑山的主人。在原始社会末期的意识形态中,人神原为一体,故西王母可以作为居于昆仑山下柴达木盆地的最早羌人族群来加以解释更为合理、恰当。《大荒西经》载:“……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纹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燃。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请注意,这一记述将神与人分得很清楚:“有神,人面虎身”——显然是部落时代图腾崇拜的标致图像。“有人戴胜……名曰西王母。”蓬发戴胜,是对西王母的形象比喻。至于虎齿豹尾,当然是对西王母作为部落女首领其服饰面具的一种印象记录罢了。

青海是古羌人部落聚居区,而西王母“居昆仑,都昆仑”说明其所处时代为母系时代。“西王母”作为一个在古籍中屡屡出现的名词,因语境的不同而显示出既有的联系,又有区别的不同含义,或指女王,或指女神,或指族群,或指方位、方国。如此,我们才能回归“西王母”的本义。

至于说到“西王母,穴处”,与其原始社会的生存状态完全吻合。青海境内天峻关角沟里的石室,海北夏格日山上的诸多洞窟,还有湟源宗家沟里众多的山洞,皆有可能称为西王母石室。因为“西王母”作为一个族群,其所需要的天然石窟当然很多。大可不必确指某一个石窟为准,因为古人并没有留下任何确凿的字据,何必较真呢?

编者

2011年11月于西宁

目 录



西王母故地

圣山有色 // 3
洞穿历史 // 16
咀嚼废墟 // 25
昆仑解谜 // 34
王母情结 // 44
女王考秘 // 51
炎黄溯源 // 60
西王母族属考 // 67
女王影子 // 70
关于古史 // 73
《山海经》辩 // 77
圣母偶像 // 81
图腾时代 // 86
女神时代 // 93
生殖崇拜 // 96
“於菟”寻根 // 100
以诗证史 // 105
鸟兽人师 // 111
女王之山 // 117
复活远古 // 122
正史歪读 // 130



王母遗韵 // 140
仰望昆仑 // 144
残篇缀语 // 150

河出昆仑行

昆仑龙脉地 // 155
华夏文明与大河同行 // 161
华夏文明顺天地之运 // 165
炎黄东进聚百代风云 // 169
大洪水下的文明再生 // 174
黄河流域的演变与王朝更迭 // 180
河首之“谜” // 185
黄河文明荟萃古都长安 // 189
生态变化与黄河变奏 // 194
星宿海——柏海——西海 // 199
黄河源——壶口瀑布——入海口 // 204
再塑昆仑 // 212

触摸大昆仑

神域魔境 // 221
“弱水”西流 // 232
羽族王国 // 234
巴颜喀拉 // 240
公主庙记 // 243
拥抱昆仑 // 246
迷失古林 // 252
同此凉热 // 256
文化宏脉 // 264

西王母故地



圣山有色



吐蕃王国、吐谷浑王国、西王母国，历史之谜层层洞开

现今的青海湖(古称西海)周围,南抵昆仑山,北抵祁连山,即是古籍中所说的“昆仑之丘”。在古代,这一片广袤的区域绝非如现代人所想象的蛮荒之地。此地域既是公元7世纪时唐蕃交战的战场,亦是曾立国300余年的吐谷浑王国故地,更是距今3000至5000年前的西王母古国旧地。在现今青海省海西州天峻县一带发现的西王母石室,有汉代建于其对面70余米处的西王母寺作证。

探访揭秘就从这里开始——

任何荒僻的土地,哪怕是现代文明的触角不曾抚摸的地方,只要一经文化的观照,立即就灵动起来,绚烂起来,赋予一种鲜活的味道和立体的动态。不仅使人愿意走进,而且还要沉思徜徉那样一种魔力的牵引,比一切世俗的诱惑都要深刻得多,也坦荡强烈得多。

这一刻,用神魔之惑牵引着我走近她的是地球上的哪一座山呢?是昆仑山,是被古代中国人视为大地中心、世界之巅的昆仑山。即使用现代中国人,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眼光来看,昆仑山依然是遥远、荒寒、神秘而不可测的,它使人联想到天之涯和地之角。

可是此刻,我的的确确是要去这座大山了。

别忘了,那里不是一座城市。没有咖啡、没有冰淇淋、没有摇滚乐和流行曲。当然,更没有涂着口红烫着波浪发的时髦女郎了。

可是,那里却的确是我乐意要去的地方。

没有了时髦,没有了时尚,同时也少了嘈杂和喧嚣。在一个钢筋水泥组成的错错落落的建筑森林里住惯了、住久了,人的生命意识、生命本体、生命机能是要退化的,悄无声息地不知不觉地退化——那是一种普



遍存在的现代文明病。当然,城市自有城市存在的必要性。但是,我还是执意要去昆仑山。我知道,那是一个充满着原始野性的山莽与山莽挤压重叠的荒芜之地,是一个激荡着乱云也肆虐着风沙的苍凉所在。但同时,那里却散落着史前的传说,流传着美丽的神话,还有许许多多难以确认却又发人幽思的远古遗迹。那里是一部深藏了千万年的人类遗书,每一页都值得我们去细细品读。

其实,就我本人的经历和命运而言,是和浩莽阔大的昆仑山有缘有份的。屈指算来,我已有 30 年时间,把生命交付于这片旷莽之野了。那连绵不绝的昆仑山脊上的白雪;那流过山脚下草滩上的蛇一样的溪流;那突窜过沙丘弧线上的三三两两的黄羊;那屹立在沙原中央的像武士一样的沙枣树;那抖动在晨风中的无名河岸上的丛丛细草,是那么深切具体地迭印在我的记忆之中。只要一有闲暇,它们就会在我大脑的荧屏上生动地显现,交替着浮游,挥也挥不去,切近而可意,我明白,那一切一切的记忆,早已变成我生命与灵魂的一部分了。

可是,时间和知识告诉我,那一切记忆的讯息只是表层的、浮泛的,那是经过了几千年几万年被时间的风雨剥食过的昆仑山留给现代人们的第一面的印象,也是最后一面的印象。那印象真实而缺乏纵深,就像是一位饱经沧桑的老妇人,把她少女和少妇的溢彩时代留给时间的密匣去保存了,却把最后的老态龙钟的形象定格在今天。于是,有缘造访她的人们才会凄然长叹说“噢,这就是昆仑山,苍老而荒蛮!”

事实的确如此。昆仑山常常被现代人肤浅地、表面地误读着,包括我。

可是,我终于警觉起来了,我发现,误读昆仑,其实就是在误读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误读昆仑,其实也是在误读数万年,甚至数十万年的人类进化史。

21 世纪已经开始,新时代的脚步清越而急促。对昆仑山的误读理所当然地应该结束。如果说,因为世界上只有一个地球,所以我们人类必须善待它的话,那么,中国的版图上也只有一座昆仑山,我们更应该加倍地善待她,珍爱她。

善待和珍爱,首先要理解,要摒弃误读。



我为自己能不再误读昆仑而如释重负。

我完成了一次认识论的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变。屋内与屋外,其实就一墙之隔,打开窗户,天边的星星就在眼前闪耀;推开门,就可以大踏步地走向另外一个世界。

智慧、知识、科学思维,包括诗情与激情,这才是我们现代人能逼近真实昆仑的锐利之器。就像是一个懵懂的牧夫,当他站在不毛之地的沙原上时,他只能快快地叹气说:“这地方真是一钱不值。走吧!”而当另一位地质学家站到同样的位置,他在作了一番考察之后却会喜从心来,并近乎癫狂地跳将起来,大呼道:“地下有石油,有一条石油的河啊!”

我发现不了石油的河,我也没有能耐发现其他可资利用的物质的矿藏。但我却确凿无误地发现了深藏在昆仑山脉中的古代奇书——一部中国正史以外的传说史或考古史。

这历史似乎有点古怪,有点神秘,但却无疑是真实的。

传说也罢,神话也罢,众说纷纭也罢,只要是我们愿意走近,就会被她的魅力所征服。

好在,征服有时候是互相的。互相征服的理由就在于今人与古人的对话,现代与古代的对话,往昔与未来的对话,存在与超越的对话。

对话,与默然屹立的昆仑对话。还有什么能比这种对话更让人神思飞扬,浮想联翩的呢?还有什么能比这种对话可以使一个现代人洞穿历史,从而更理智地把握现实与未来的呢?

终于,我坚定地出发了。轻装行囊,向着莽莽昆仑,义无反顾。在那一刹那,我竟然想起了唐代的高僧玄奘,那一幅古道西风瘦马,为信仰而艰辛跋涉的影像,何其寂寞悲壮!我知道,类比总是可笑的,而使命和目标也完全不同。我惟一的奢望,便是能将《大唐西域记》转换成现代版的“今古昆仑游”。我相信,我是在听命于一种现代人类生存理性的导引,也是在听命于一种远古历史的彻悟的呼唤。灵魂如风,形体似箭,我的生命的激情是被彻底地调动起了。走吧,走吧!去品读这一脉被千千万万世俗旅游者冷落了的真正的大山,去叩问这一脉让中外登山勇士们为之神往的大山,我理所当然地属于后者的同路人,至少是精神取向上的同路人,我为我的选择感到崇高。





◇ 圣山有色



崇高归崇高,可我同时也感到了茫然。以昆仑方圆 4000 余公里的纵横延伸,我该从哪里下脚呢?我得求助于地图、历史书,包括传说。我明白,我所进行的是一种文化之旅,而文化的遗迹是有其特定的散射点的。文化散射点——这就是我昆仑之旅的行动坐标。

我首先选择了大非川。这是唐代史书上留下的古地名,现在则属于塘格木农场与大河坝之间的上百平方公里的切吉原野。这片距离青海省会西宁市约 260 余公里的地方,在公元 7 世纪时曾发生过一场异常惨烈的恶战。据《唐书·高宗本纪》载:“咸亨元年,七月戊子,薛仁贵及吐蕃战于大非川,败绩。”战争的起因是由于吐蕃军队以突袭方式灭掉了已立国 300 年而与唐帝国有邦属关系的吐谷浑。于是,唐王朝派遣薛仁贵为元帅,统兵 10 万问罪于吐蕃。一场恶战的活剧就突现在大非川草原之上。

那一场战争到底怎么个打法,史书录之极简略,而民间传说却极详。总之是吐蕃以 40 万大军以逸待劳,相形之下只有 10 万之众的唐军千里跋涉,且指挥失控,其败绩从一开始似乎已命中注定了。

在风鸣萧萧的秋日的黄昏里,在血红的残阳已无力地沉向西山之背的那一刻,当我站在这古战场的大非川中央凭吊那历史的一幕时,遍野的纤细的衰草竟一齐在风声抖动,像无数的乱箭正从已逝去的时空射来。我想象着吐蕃的 40 万兵士手执刀矛纵马冲杀的场面,无疑,仅有 10 万人马的唐军是被团团包围了。展开在大非川草原上的厮杀是一场典型的冷兵器的白刃格斗。刀枪翻飞,乱箭如雨,血肉迸溅,狂吼震天,尸横遍野,腥秽狼藉。使我感兴趣的倒不是当年的吐蕃大军如何布阵,也不是唐军副将如何置薛仁贵的再三劝告不听,轻敌冒进一步步钻入敌军的口袋。我一开始就在深思的是:吐蕃方何以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啸聚起 40 万大军? 40 万大军,其中的骑兵至少占到一半以上甚至更多。这么庞大的军队当然不是吐蕃全国兵力的全部,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的吐蕃王国至少还有三四处需要重兵防守的边境要塞。一是四川的松潘,二是河西走廊一线,三是与中亚交界的帕米尔高原。当然了,藏王的都城拉萨(唐时名逻些)也必驻守有重兵。如此算来,当时的吐蕃王国至少握有雄兵百万。百万军队是一个什么概念?百万军队首先和数百万的战马相辅相成,然后是支撑这支庞大军队的国力、财力、民力,还有必须成龙配套的武器